

飞龙全传

〔清〕吴璿◎著

〔第三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飞龙全传

〔清〕吴璿◎著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龙全传/ (清) 吴璿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8-0

I. 飞… II. ①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3 号

Fei Long Quan Zhuan

飞 龙 全 传 (三)

作 者: (清) 吴 璿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404 千字

印 张: 4.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8-0

定 价: 90.00 (全四册)

目 录

第三十一回	郭彦威禅郡兴兵 高怀德滑州鏖战	279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观星象 苏凤吉耸驾丧军	288
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觅储君 郭元帅袭位大统	299
第三十四回	王子让辞官养母 宋太祖避暑啖瓜	308
第三十五回	宋太祖博鱼继子 韩素梅守志逢夫	316
第三十六回	再博鱼计赚天禄 三折锉义服韩通	325
第三十七回	百铃关盟友谈心 监军府元帅赔礼	333
第三十八回	龙虎聚禅州结义 风云会山舍求贤	341

第三十九回	太祖射龙解水厄 郑恩问路受人欺	350
第四十回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	358
第四十一回	苗训断数决鱼龙 太祖怜才作媒妁	367
第四十二回	世宗进位续东宫 太祖非罪缚金銮	375
第四十三回	苗训决算服柴荣 王朴陈词保匡胤	384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带罪提兵 杜二公挈众归款	393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纳婿应运 高行周遣子归乡	401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刎颈报国 赵匡胤克敌班师	410

第三十一回

郭彦威禅郡兴兵 高怀德滑州鏖战

词曰：

君暗臣奸，看共把朝纲颠倒。股肱戕，贼衅边开，变由一诏。致来旗鼓惊心炮，烽烟云雾山河罩。叹群黎只向彼苍呼，谁堪告？将熊黑，勋猷报；士貔貅，诚作好。攻战拔弧，功成谈笑。一朝徒把勤王召，怕他义胆忠肝照。总徘徊强将天意垂，空悲号。

上调《满江红》

话说郭彦威接了圣旨，心下不胜惊疑，便问钦差调取之由。那孟业笑容可掬，开言答道：“老元戎！圣上因你在此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故此特差下官，特来调取你进京，要问端的。老元戎果无异心，不妨进京，当朝面质，那时自有忠良大臣，保举回任。若不进京，现有三般朝典在此，请老元戎裁夺定了，以便下官回朝复旨。”郭威听了，暗自沉吟：“我若随诏进京，谅着多凶少吉；如不进京，这三般朝典，怎肯容情？今日就使起手，又恐兵微将寡，大事难成。况又闻苏凤吉行奸谗妒，把握朝纲。幼主近又昏暗无道，不念功臣，欲行剪灭，事在万难，如何处置？”想念多时，并无主意，那孟业又催促道：“老元戎！下官奉旨前来宣召，不许停留；若抗违朝廷，只恐法度不能容情，那时悔已

无及。”

正在逼勒之际，只见阶下一人，手按宝剑走上堂来，大声叫道：“元帅！不可听诱引之词，自堕奸计；若一进京，断无再生之理矣！”郭威举目视之，乃是监军柴荣。郭威道：“天子明诏，调取入京，怎好违忤？”孟业道：“便是如此，某亦难以复旨。”柴荣道：“当今幼主无道，听信奸邪；不念武臣汗马之功，保安社稷。终日深宫般乐，好色贪财，以致是非颠倒，赏罚不明。昨又闻报，史平章全家受戮，如此忠良屈害，岂不可伤！今日这道旨意，一定又是苏贼之计，逼反镇臣，要害元帅。”又指了孟业骂道：“都是你这班狐群狗党之类，逢迎君上，误国害民。今日合该丧命，来得凑巧。汝等众位将军，看我手刃此贼！”说罢，举手中剑，望孟业一剁，登时血溅尘埃，身躯倒地。两边众将一齐拍手道：“杀得好！杀得好！大快人心也。”那郭威本欲阻挡，奈一时劝慰不及，只得喝道：“汝这小子，不自忖量，轻举妄动，擅杀钦差；朝廷知道，发兵问罪，那时难免灭门之祸矣！”柴荣道：“元帅！自古英雄，须要识时务。目今朝纲变乱，国事日非，元帅国之大臣，功业素著；况又掌握大军，据守重镇，趁此机会，正好兴兵举事，杀上汴梁，除奸去佞，别立新君，有何不可？”众将闻了此言，一齐说道：“柴监军之言有理！元帅不可错过机会，图王定霸在此一举。某等愿效犬马之劳，共成大事。”

郭威见人心变动，心中暗喜，说道：“列位将军！虽承美意保佐本帅起兵，只怕德薄福微，不能成事；日后愤败，不但辜负众位之心，且使本帅亦无存身之地，奈如之何？”正言之间，只见一人应声说道：“明公不必狐疑，当从众将之言，谋取大事，某敢保其必胜，共襄王业也！”郭威视之，乃是太原人，姓王名

朴，字子让。生得面如美玉，目若朗星，七尺身躯，堂堂仪表。幼年曾遇异人传授，善观天文，精知地理，现在郭威帐下为参谋之职，言听计从，极其爱敬，麾下诸将，无不悦服。当下郭威问道：“先生所言，何以知其必胜，大事能成？”王朴道：“某夜观天象，见帝星昏暗，汉运已倾，旺气正照禅州。乘此国运衰微，幼主昏残之际，明公当应天顺时，首举大事。将见雄兵一起，天下响应，何愁王业不成耶？”郭威大喜，即命左右，将孟业尸首扛出埋葬讫，是日各散。

到了次日，在大堂上摆设筵席，遍传麾下将官，饮宴议事。酒至三巡，食上几品，郭威举杯在手，开言说道：“今日本帅蒙众位将军齐心协助，举兵南行，洗荡奸谗，肃清朝亡，诚为美事。但思粮草未足，将寡兵微，此行成败未卜，不知众位将军有何高见？”道言未毕，早见一将欠身高叫道：“元帅何必多虑，只某凭着这柄大斧，愿为前部，以图报效。”郭威视之，乃是上将王峻。郭威道：“王将军！禅州到汴京有二千余里，还有黄河之隔，我兵一动，沿路州城必有飞报进京。汉主若发京中人马，还可抵敌，倘调外镇诸侯，将黄河挡住，那时将军虽勇，只怕插翅难飞！”王峻生平性如烈火，喜的是奖他勇猛，恼的是说他不及。当时听见郭威说他杀不过黄河，心中不忿，喊叫如雷，说道：“元帅，不是王峻夸口，那各路诸侯，有甚能人？某视之直如土木！此去若不夺取汴京，也不算为好汉。”看官：这王峻所言，正如兵法所谓“欺敌者败”。他自恃斧精力勇，惯战能征，眼底无人，藐视天下没有好汉，谁料兵至黄河，被高怀德枪伤左肋，险些性命之忧。此是后话，这且慢提。

只说当时王峻与郭威正在议论，忽见门官来报说：“有河南

归德府节度使史老爷求见。”郭威听报，知是史彦超到来，令左右撤去残席，分付门官：“只说我整衣不齐，在二门拱候。”门官奉命往外与史彦超说知。彦超便进帅府，将至二门，果见郭威率领许多将佐出来迎接。史彦超赶上几步，手撩甲冑，便要下跪。郭威慌忙搀住，说道：“贤弟！为何行此大礼？”遂邀至堂上，叙礼已毕。又与各将佐一一见过了礼，逊位坐下。彦超诉道：“元帅威镇禅州，怎知朝中大变。”就将幼主屈害全家之事，细细诉说一遍。“为此，小弟挈家前来相投，望元帅念家兄一体同人之谊，早早兴师，乞为家兄报仇。则不惟小弟佩德，而家兄亦衔恩于泉下矣！”言罢，泪如雨下。郭威劝道：“贤弟，且免愁伤。我不久兵上汴梁，定当削除奸佞，与令兄报仇。”史彦超谢了，令人到外边把手下兵马将士都归了队伍。郭威分付重整筵席，与史彦超接风。酒散安寝，一夜晚景休提。

次日郭威分拨房屋，与史彦超家小安住。自此又过了数日，这日郭威升帐，与众将商议起兵，留大将魏仁甫、赵修己等镇守禅州。遂拜王朴为军师，史彦超为先锋，柴荣为监军，王峻为左营元帅，韩通为右营元帅，选定乾祐三年二月十六日起兵。到了这日，在教场发炮祭旗，大兵出了禅州，浩浩荡荡，一路前进，攻打府州，无人敢挡，势如破竹。

且说那沿途的地方官，听知郭威起兵犯境，差官星夜入京，报知幼主。此时幼主因见孟业的逃回从人奏知，郭威擅斩钦差，兴心谋反。幼主正在盛怒，商议遣将问罪。忽又接得边报，心下大惊，急召苏凤吉共议伐叛之策。苏凤吉奏道：“陛下勿忧！臣保一人，命他剿除反贼，必定成功。”幼主问道：“卿所保何人，可以奏绩？”苏凤吉道：“臣所保者，乃是潼关元帅高行周，此人

精于用兵，智勇莫敌，若使他领兵去剿，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耳！”幼主听奏大喜，即时亲写了一道诏书，遣官前往金斗潼关，调取高行周，克日领兵往禅州擒获叛逆郭彦威，献俘京师，照功升赏。旨到即日起行，不必来京见驾。

钦差领了旨意，离了汴京，不分星夜，兼程而走，不几日到金斗潼关，进城至帅府，开读旨意毕。高行周不敢迟延，先打发天使进京复旨，然后挑选了三万人马，各个整备了战攻之具，发炮三声，大兵离了潼关，昼夜兼程，望禅州进发。看看过了黄河，正望滑州而来。早见探马来报，滑州已失，现今郭兵屯扎城中，我军难以前进。高行周听报，即时传令，离城十里下寨，整备明日攻打不提。

却说郭威兵屯滑州，息军养马，以备渡过黄河。忽见探子进来报道：“启元帅，今有潼关高行周，领兵在城外安营，特来报知，请令定夺。”郭威闻报，只唬得面如土色，心胆皆裂，把那要成大事的心肠，减去了一半。列公：这却为何？只因想起昔年之事，高行周在鸡宝山一场大战，把王彦章逼得自刎而亡。这高家枪法天下无敌，人人闻名丧胆，个个见影寒心。况又将门出身，传授精通，兼他足智多谋，善于调用。还有一件惊人之术，乃是马前神课，占断吉凶，百无一失。为此，郭威思前虑后，心恐神沮，只得眼盼着王朴，说道：“先生！高行周乃将家之子，善能用兵，今他引兵前来，只怕本帅难免折兵之厄。不知军师有何妙计，可解其危？”王朴道：“明公勿忧！朴曾夜观天象，见高行周将星也是昏暗，料他不久于人世。只是一件，凡为大将者，最怕是个浑名，觉有嫌疑。某闻高行周曾自称为‘鹞子’，明公又号‘雀儿’；那雀儿与鹞子相争，何异驱羊斗虎！卵石相交，

未有不败者。况雀儿乃鹁子口内之物，如何敌得他过？”郭威道：“似此如之奈何？”王朴道：“朴有一计，使高行周敛兵自退，让明公长驱入汴，不敢阻挠。”郭威道：“计将安出？”王朴道：“自今明公且按兵不动，坚守滑州，等待数月，不必与他交战。那鹁子无食，腹中饥饿，自然飞去。那时我等进无所阻，退无所扼，长驱而进，汴梁可破矣！”郭威大喜称善。只见史彦超一闻此言，便大叫道：“明公何须这等害怕，军师亦太觉畏缩，量一高行周，有多大本领，直须如此怕他？若依军师之言，按兵不动，则这末将杀兄之仇，何日得报？末将不才，愿领本部人马前去对阵，务要斩高行周首级献于麾下。”说罢，分付左右，抬枪牵马，回步往下便走。郭威未及开言，那王朴见他要去，倒吃一惊，连忙叫道：“将军慢走！下官有一言奉告。”史彦超听唤，便立住了脚，说道：“军师，有何分付？”王朴道：“将军既要出战，下官不好拦阻；但此去临阵，凡事必须斟酌。况高家枪法，变化无穷，不比寻常之将。将军今去会他，我有几句言语，切须紧记于心，庶无后悔。你此去须当：

知己知彼，量敌而进。

切莫心高，还宜谨慎。”

史彦超听了，微微笑道：“军师但请放心，不必嘱咐。史某此去，定要成功。”说罢，披挂戎装，出了帅府，提枪上马，领众出城，冲往高营去了。那王朴见史彦超坚执要去，料不能胜，遂差王峻带领三千人马，出城接应。王峻欣然引兵出城接应不表。

再说史彦超领了本部人马，带了手下健将八员，一齐扑到高营，坐名讨战。探马报入高营，高行周即时顶盔贯甲，挂剑悬鞭，上马提枪，放炮出营，来到阵前。史彦超听得炮响，知有敌

人临阵，抬头往对面一看，只见：

两杆门旗分左右，坐纛后面紧随身。

四员健将押阵脚，引领三千铁甲军。

中军主将能威武，装束天神貌绝伦。

头顶朱缨红似火，前后柳叶绛征裙。

团花袍衬琼瑶带，宝镜青铜映日明。

左悬铁胎弓半月，右插狼牙箭几根。

手执长枪丈八矛，坐下良马善奔尘。

平生智勇空天下，术数精奇远近称。

史彦超一见高行周，心中火发，恶气填胸，骂一声：“老贼！我兄在刘先王驾下，与你都是一殿之臣，今被昏君屈害一门生命。常言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你只该拿获奸臣，与我兄长报仇，才算同病相怜之义。怎么反领兵来阻住我的去路？我今日会你，务要取你性命。”高行周听了大怒，喝道：“史彦超！休得胡言。你哥哥史弘肇在日，也不敢称我名氏。况你勾连郭威谋反，兵犯皇都，身带弥天大罪，尚敢乱言藐我？若论国法，定当把你拿解进京，碎剐示众。但念史弘肇平日交情，且饶你狗命去罢，只叫反贼郭威出来受死。”史彦超听罢，怒发如雷，耳红面赤，大叫道：“老贼欺我太甚，怎肯干休！”举手中枪当胸就刺。高行周亦大怒道：“好逆贼，焉敢无礼？”挺起蛇矛枪正要交战，只听得后面抢出一员少年将来，马走如飞，举起长枪，望史彦超肋下便刺。彦超吃了一惊，掣回枪连忙架住。看那小将果是英雄。但见：

面如满月，唇若涂朱。红缨灿烂耀银盔，素袍招展露白甲。悬弓插箭，曾经自号左天蓬；坐马摇枪，不让前朝白虎将。

史彦超大喝道：“来将留名，好待本先锋动手。”那小将也是把彦超一看，只见：

黑脸乌鬓，神眉怪眼。头戴红幞盔，朱缨簇簇；身披锁子甲，黄金澄澄。长毛吼端坐似追风，乌缨枪使动如飞电。

那少年将听问，便喝道：“反国逆贼！你连我也不认得么？我非别人，乃威镇潼关元帅长子、左天蓬高怀德便是。你生心谋反，罪不容诛，我故特来取你之命。”言罢抡枪直刺，史彦超用手中心枪火速相迎。两个杀在一团，战在一处，真的利害。但见：

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两马相交，驰骤疆场，尘衬蹄，蹄搅尘，荡起满天征雾；双枪并举，盘旋架舞，我刺你，你奔我，飘来一块飞霜。往来争战有多时，勇怯高低难定局。

两个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高怀德混名“左天蓬”，家传枪法，哪里惧你年老将；史彦超乃本领高强，久战沙场，岂肯让你少年郎。二人战已多时，约有七八十合，胜负未分，高怀德见史彦超马快枪疾，果是骁勇，心中暗想：“这黑贼！要想在我手内逞强，待我赚他猛力用完，再与他算账。”就收回了枪，只管招架，不肯冲前。那高元帅在门旗下观看，只见史彦超枪法如骤雨一般，往来冲杀；高怀德只是遮架退避，无暇还兵。只道他年轻力小，对敌不过。又见手下属将，多是眼巴巴嗟叹厮嗔。高行周平日最是好胜，今见儿子当场不济，自觉面上无光，心头火发。把枪一摆，分付军士多添战鼓，催动如雷，三军呐喊摇旗，上前助敌，高怀德正在招架之际，忽听军中紧催战鼓。回头一看，见军士蜂涌而来，知道父亲动怒，低头暗想：“我若再与这贼相持，父亲在军前必不放心。”遂即暗向腰边取出那打将钢鞭，执在手中；那史彦超只顾拍马冲战，双手擒枪，正照高怀德劈面

刺来。怀德右手抡枪，仍前招架，冲锋过去；回马转来，左手举起钢鞭，喝声“着！”照头打将下来。史彦超说声“不好！”把头往后一侧，只听当的一声响，正打中在背上。史彦超口吐鲜红，伏鞍而走。怀德拍马挺枪，随后飞马追来。有分叫：声名到处，惊碎了将士之心；枪剑来时，堆积了尸骸之路。正是：一身可战三千里，匹马堪当百万师。

毕竟史彦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观星象 苏凤吉耸驾丧军

词曰：

念臣工，畴似能为国，忘身皎皎。鞠躬诚尽瘁，至死方堪表。经纬垂象纵昭明，成败果通晓。怎移易，蹇蹇匪亏，王臣节操。 无奈藩篱倒，看猛虎豺狼，啗人多少？聚群入室，有孰肯，分忧到？只落得离黍丘墟，感慨已虚邈。咎谁归？怪他息肩恁早。

上调《探芳信》

话说史彦超与高怀德大战在滑州城外，因那报仇心甚，不及提防，为此被高怀德计赚，鞭打后心，吐血伏鞍而走。怀德不舍，拍马赶来，将至门旗之前，早有王峻带兵接应，见史彦超大败而来，后面追赶甚急，提斧上马，滚至军前，大呼道：“小将休得逞强，赶我兄长，我来也。”即时放过了史彦超，上前挡住。怀德看那王峻，果然生得利害：

赤面虎须，金睛尖嘴。头戴镀金盔，身穿锁子甲。纯钢斧手内轻提，枣骝驹身端稳坐。

怀德见王峻生得凶恶，也不答话，拍马冲杀过来。王峻抡动大斧，嗖的一声当头砍来。怀德将手中枪架开，觉得两膊上好些沉重，暗自想道：“这丑贼力勇斧重，难以与他久战；只可智

取，不可力敌。”带转马，圈将转来，重把手中枪直取王峻。王峻见他本领高强，史彦超被他打了一鞭，因此把浑身膂力振用来战，心下又提防他暗器来伤。两个约战到五十余合，只见高怀德忽地抽回了枪；王峻用力太猛，那斧便砍了个空，身躯反往后一仰。高怀德趁势把梨花枪一紧，竟望王峻心窝里刺来。王峻措手不及，叫声“不好！”急把马往旁边一扯，只听嗖的一声响处，枪已穿在左肋甲上，连袍带去了半幅。唬得王峻胆战心惊，面皮失色，兜回马拖斧而逃。那高行周见怀德两阵全胜，敌将俱逃，心中大喜。把枪一摆，三军呐喊，战鼓如雷，潼关兵随后追杀，把禅州人马如砍瓜切菜，乱杀将去，真好利害。有诗为证：

高氏雄威父子才，千军万马似潮来。

雀鹞原是难相敌，尸满郊原血满垓。

滑州城外这场大杀，至今草木犹红。

那史彦超、王峻各带重伤，败进城中，坚闭不出。高行周大获全胜，收兵回营赏劳军士，父子各卸戎装，设酒欢饮。高行周因见怀德十分勇猛，事事高强，心下甚是欢喜，暗想道：“主上，你若有潼关高鹞子，哪怕禅州郭雀儿！”又叫怀德道：“我儿，你今日鞭打史彦超，枪挑叛贼，他闻名已是丧胆，明日与他交战，须要一阵成功，便好奏凯。但郭威部下虽无能人，只有王朴足智多谋，善晓阴阳。他与为父同学艺术，专习六壬奇门，善知过去未来，并晓天文地理；我儿今夜须当加意用心，防他劫寨。”怀德道：“爹爹所见甚远，待孩儿分付军士今夜不要安睡，小心防贼。”高行周遂传军令，各个谨守了一夜。

次日黎明，各自饱餐，拔寨多起，至滑州城对面安营。高行周即命怀德至关前讨战。怀德奉令，披挂整齐，绰枪上马，领兵至城下，坐名要郭威出来答话。那城只是紧闭，无人出来。怀德叫了一日，空自回营。一连五日，城中并无动静，任你外边百般叫骂，只做不闻。怀德禀知了父亲，高行周大怒，把那三万人马分拨二万，将滑州城四门攻打，留下一万守营。当时众军用力攻打，城上只把灰瓶石子打下，潼关兵多被打伤。看看围攻了三日，城不能下。

原来这都是王朴之计。他观看天象，已有定见，总把四门紧闭，不许出战。外面虽极力攻打，只叫众将百般保守。况滑州城池坚固，如何便能得破？这日，郭威亲自上城巡视，手扶垛口，见城下军士，个个争强，人人贾勇，如海潮冲击，似蜂拥相攻。起初见二将失机，魂梦已是惊乱，况今亲见攻打，势甚危急，哪有不惧之理！只唬得面如土色，即忙下城，回至帅府，与众将商议道：“本帅自悔失了主意，反叛朝廷。今日天理昭彰，遇了高家父子之兵，部下又无上将与他敌。又且攻城甚急，破在旦夕，那时玉石俱焚，却不枉费了诸公推戴之心。如之奈何？”只见王朴开言说道：“明公！且免忧疑。王某前曾有言，高行周将星昏暗，必有灾屯。且请宽心，等待十日，明公大运一通，高行周自然兵退。此非王某谬言，实系上天垂象。目下只图保守，便无他虑矣！”郭威听了，便依王朴之言，传令城上多加灰瓶炮石，昼夜提防，小心坚守。按下不提。

再说高行周见攻城不下，士卒伤者极多，只得传令撤兵回营，别思良策。父子回营，时已天晚，点上灯烛，用毕晚膳，众